

《现代西方哲学讲座》

资 料 汇 编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四川大学哲学系图书资料室编印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应怎样对待现代西方哲学.....	刘放桐 (1)
英国哲学的概貌.....	郑杭生 (23)
剑桥和牛津学派的演变.....	郑杭生 (29)
当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李 真 (39)
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几个问题.....	李步楼 (45)
六十年代后的美国哲学.....	涂纪亮 (55)
分析哲学.....	涂纪亮 (61)
现代科学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罗嘉昌 (68)
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	关显理 (美籍华人) (84)
现代外国哲学论文索引.....	(85)

马克思主义应怎样对待现代西方哲学

刘 放 桐

我想讲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西方哲学。这个问题比较难讲，一是这个问题本身不太好讲，二是由于我没有掌握好某些尺度，所以讲起来不免出现种种错误和不太确切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在我国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比较多的，加之近些年来在理论界对此都有过一些争论，并且直到现在看法也不一致。这门课比起哲学领域的其它学科来，动荡、摇摆得更多一些。研究怎样对待这门课，使这门学科得到健康的发展，这需要大家一起来研究、讨论，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我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历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程在我国高等学校哲学专业开设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文革”没有，“文革”以前也很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与我国长期对它所持的左的态度、看法有关，要了解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是一个最年轻的课程。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在解放前，再追究久一点就到严复那个时候，较后一点就是“五四”时期。当时，西方的各个流派大体上都传到了中国，并且有很多知识分子讲这些哲学，特别是五四时代，象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等都传到了中国，并且还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传到中国已经很久了。问题也正在这里，当现代西方哲学刚传到中国时，正是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最复杂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广泛影响的时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现代西方哲学一传到中国就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了。如在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就发生了一次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主要参加者有李大钊和胡适等人，这说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传入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也是这样。现代西方哲学在西方本来就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有一定的阶级背景的，而传到中国以后，这个背景就更加明显了，自它一传入中国，一连几十年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因此，在我们老一辈的理论工作者思想里一提到这些流派，他们总不免要想到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誓不两立的。在解放后，这些流派实际起的作用也是这样，如实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等，在中国起的作用并不是探索什么哲学真理，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它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个观点是符合事实的。所以，解放后，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时，大家好象很快就能掀起一股批判的运动，似乎不需要什么组织，当时批判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批判，是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在当时如是不批判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站不住脚，因为在旧中国，在思想学术界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起了支配作用的，不但在哲学界，在文化教育界大体上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如果不批判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很难确立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我们当时的一些社会改革也很难进行。因此，我们这个批判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场政治批判（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同志们讨论）。在当时一年多时间内发表的批判文章上千篇，发行的批判小册子也很多。但是，这些批判在理论上的深度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批判文章和著作，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化的，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也必然是这样，因为主要目的是政治上的批判，把实用主义搞臭。但是，在当时实用主义的著作出得不多，大部分人也没有看。当时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胡适，而胡适对实用主义的解释是根据他个人的需要来介绍的，并不是真正的实用主义的整个内容，所以，这就造成了对对方的了解并不充分，而当时批判的任务又很紧迫，在这样情况下的批判必然是比较简单的。对于怎样说理、怎样深入是做不到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同志所提出的批判，问题是在这场批判以后，我认为没有进行一次很好的总结，只是把当时批判的成就过分肯定了，而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简单化的毛病注意得不够，这就形成了人们长期对实用主义及其它西方哲学流派的不完全确切的看法：是“腐朽没落的”、“纯属废话的市侩哲学”、“杀人的哲学”、是“反动透顶的”。而实用主义这个流派在西方各个流派中被标榜为西方比较开明的流派，实用主义尚且如此，其它流派那不更是反动透顶了吗？这样，就对整个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全盘否定的看法，认为都是很没落反动的，这种看法是在过去这种历史条件下必然形成的。这是过去的情况。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我们的不少同志对西方哲学有所接触和了解，看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原著，都普遍感到，我们过去所讲的与实际情况相差的距离还比较大，对西方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完全对，这样，必然引起他们对过去的东西表示反感，或不以为然，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本来应该对过去的东西进行一番研究、调查和检验。过去错在什么地方，对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简单化了，什么地方还要坚持等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不够。所以，有一段时期，一部分青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肯定。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搞乱了，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大家很模糊，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被他们搞糟了，加之，我们过去对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提法是挂着马克思主义名义的，这样使一部分同志觉得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实事求是，觉得你们讲的东西是不敢面对人家的真正的东西，随便否定，这就产生了一种情绪：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反感，而对西方的东西全盘肯定，这在少数青年同志的确有这种情况，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也必然会有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个别的情况，并没有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本来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可以向青年同志讲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哲学。但是，我们有些领导和一些同志在这方面显得心急，也可能是受过去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也采用了简单化的方法，这样一来就在这几年又反复发生过一些过“左”的倾向。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在有些省市更加严重一些。当时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一个省的宣传部长召开会议说，北京、上海某某同志对萨特五体投地，我们这儿有没有四体投地、三体投地的呢？省委宣传部这么一搞，下面当然也就动起来了，所以干这个行当的同志都感到害怕了，就是我们

这个学会前年在庐山开会的时候，江西省委有些同志居然说：某某人不能来参加会议。这实在有点太过分了。因为我们学会开会，你们省委干预干啥？要不你们为什么让我们在你们省开会，难道你们不害怕吗？后来这位同志来了，但又要求他在会上不要讲话。这些事情的发生说明一些同志的心地是很好的、是忠于党的事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他们对西方哲学太缺乏了解了，加上长期形成的“左”的观点，就很自然要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某些人一接触到西方哲学就认为它是乱七八糟的、反动的东西，一接触到这个东西就感到很害怕，就认为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但是事实上，越害怕就越起了反作用，在文艺界也是这样。如果某人写了一本小说，本来确实是很糟的甚至于反动的，我们的某些领导硬要将它提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去批，结果，你越批大家就越要看。恰恰造成了相反的影响。西方哲学也是这样，你越禁，青年同志就越要看，而且对教科书上讲的他们不相信，还要看原著。所以极“左”可能要导致极“右”，存心是好的，但效果却不好。所以，这几年在这方面经过了不少反复。去年批精神污染，党中央的政策本来是很正确的，但下面我们有些同志把精神污染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介绍、评价西方哲学混为一谈，认为它也是精神污染，这样，又有一部分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志不想干了，想改行，这就造成了目前这个状况：队伍很薄弱、研究得不够深入，而广大的青年同志对这个东西表示好奇和兴趣，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他们就越想多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对他们挡是挡不住的，这样，迫使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究竟怎样对待西方哲学，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我想关键是要对西方哲学本身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看法。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既不要左、也不要右，全盘肯定是错误的，而全盘否定也是不对的，所以，首先应当了解人家究竟讲了些什么，这个学科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在了解了其性质以后，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

二、关于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如何来评价这门学科

在我国，对西方哲学长期形成了一个“左”的观点。曾有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就抛弃了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转化到了纯粹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方面，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它是腐朽的了；而从阶级基础上来说，变成了反动阶级的哲学，而且从这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反动的哲学。这个看法不是没有其道理的，而是有其正确一面的。的确是这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从阶级背景来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经过去，进入了腐朽、没落的时期，从历史来说是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的确与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在理论上、内容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确实抛弃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说，我们过去对西方哲学的看法并非都错了，从总的方面说是对的。那么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我们看问题绝对化和简单化了。说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是反动的似乎就是绝对的反动。从理论内容上来说也是这样，似乎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不分别具体情况、不加区别地对待，把消极的方面绝对化了，这种倾向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有的甚至达到了纯粹违反事实的程度。比如说，我们过去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看法，说它是帝国主义的哲学，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哲学。这两年批判存在主义，也说它是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哲学，这样，存在主义者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把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等都看成是同样的了，都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还有更加牵强附会的，要找存在

主义的老祖宗基尔凯郭尔。他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人，1855年逝世的，活动的年代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他是丹麦人，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有些人写的文章居然把他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家，这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这说明过去简单化的后遗症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我总的一个看法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的评价，就要从阶级基础、理论内容上来进行评价。从阶级基础上来说，从整体上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我所指的范围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是资产阶级非革命时期的哲学，是资产阶级落后的，向腐朽没落转化时期的哲学；从理论内容来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相提并论的，它确实丢掉了过去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传统。在这些基本方面，我们应该坚持。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下面我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个是阶级基础问题，一个是理论评价问题，着重讲讲理论评价问题。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但也只能是总的倾向，总的方面，不要把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划等号，我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西方有些哲学家无论从他个人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以及他的思想倾向来说，简单地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是不那么妥当的。比如说，有些科学哲学家，特别是本人是科学家的一些哲学家，他们是从他们研究自然科学出发，而对他们自然科学提出一些总的见解，当他们提出这些见解的时候，是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呢？不见得都是这样。但是，要归根到底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两种，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如爱因斯坦提出了不少哲学问题、哲学见解，如果说爱因斯坦是个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恐怕不太妥当。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不等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里也有多种多样的情况，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中西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总不可以将这个时期的哲学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哲学吧！但过去我们简单化了。比如说，据我所知，实用主义的第一个代表皮耳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发表哲学著作，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他还在写哲学文章，他提出实用主义的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时美国还不是帝国主义，当时正是南北战争以后不久，从整个美国来说应算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尽管当时开始出现了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局势，但皮耳士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大，他本身是个科学家，他曾以研究自然科学出发来提出一些哲学见解。就是他的实用主义也不象后来的詹姆士从“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有用”这个角度来提出实用主义的，他所反对的是旧的思辩的机械论的观点，比如反对先验论，他认为，一个概念不在于它的清楚明白，而要看其实际效果，不象其他人有用无用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他是自觉地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恐怕是冤枉他了，他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本身很强调科学。对于一些伪科学的东西他本人并不赞成，他提出了确定信念的几种方法，他只是说历史上有过这些方法，他是提出了，但并不等于他赞成这些方法，更不是他在传播这些方法，他本人认为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即实验的效果来对待事物，我们一些权威哲学家在前两年写文章把皮耳士所反对的东西说成是皮耳士自己的东西，这样就简单地认为皮耳士错了。

这样，人家就会产生反感：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搞的，怎样会这样歪曲事实呢？就刚才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历史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区别对待。不要把后来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

哲学家笼统看成一种模式：只要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哲学，都是帝国主义哲学。

我觉得，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背景的时候，要实事求是，要分清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它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上面讲到的存在主义。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这三个人是存在主义的三大代表。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不一样的。萨特这个人你说他是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那就很牵强。我们翻翻他的历史可以看出一点。萨特生于1905年，死于1980年。自他从事哲学活动开始，他对资本主义一直采取批判态度。他自己说他是把资产阶级当作坏蛋来谴责的。看他的著作，的确也是这样。他晚年还参加了许多进步活动。说他是帝国主义思想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我们有不少同志是这样认为的。包括一些评存在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就是这样讲的，把萨特当成反动派。如果要坚持这种观点，当然有些同志是不满的。我们在杭州开会的时候，有些中青年同志就说，某人写的文章我不看，搞得这样反感就不好了，就是不实事求是。就是同一时代的西方哲学家，都要区别不同的情况，不要看成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反动资产阶级，不要这样看。他们里面还有不同的阶层。我们搞统一战线恐怕也不能这么看：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在国内搞统一战线，在国外也要这样，不要把敌人搞得太多了。比如象萨特，分析他的哲学的阶级背景的时候，把他说成小资产阶级比较妥当。他自己也说是小资产阶级。他也不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哲学家。不要简单化。但是也有个别同志对萨特说得太好了。什么萨特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萨特是里程碑，如此等等。这样说，有点过火。你说这些同志是故意捧场，还是心怀叵测，恐怕也不能这么说。这样也说得过火。

现代西方哲学家无论是从他们的阶级立场，还是他们本人的政治态度，或是他们的哲学基础来说，都有不同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在评价西方哲学的时候，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条不能丢，一丢掉这一条，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要坚持。但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则，那就要实事求是，不要简单化，要区别不同的情况，而且我觉得，分析一个哲学家的阶级背景，从他的立场，或者他的理论的某个方面去理解，贴一个标签，划一个等号，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早就说过，这是一个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一些哲学家政治上可能反动，而哲学上并不显得很反动。政治态度与哲学理论之间差距是很大的。在现代西方哲学家里面，有些人政治思想很反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人很反动就贬低他，否定他，就对他的哲学定一个属性，就是反动哲学。不要这么简单划等号。所以，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家的阶级背景的时候，还是按照恩格斯所讲的，哲学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只能从总的趋向、基本倾向去看待。那就是说，从总的方面去划清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线。这个界线一定要划清楚，不要再具体到非要贴一个标签，说某流派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某流派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某流派又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比如说存在主义，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还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还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我看都难说。而从萨特个人来说，他的政治态度接近小资产阶级，而且他的哲学理论的确有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因素、反映小资产阶级的精神要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跟海德格尔的尽管有区别，但是基本倾向是差不多的，而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的确与萨特有很大的区别。所

以，你从存在主义哲学这个理论本身来说，你一定要给它划个阶级，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还是垄断资产阶级呢？我是不主张这么划的。说存在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哲学，武断了一些，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哲学也不妥。不要划得那么细，搞得那么细就会出毛病。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存在着很多复杂情况。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比如新托马斯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哲学，当然是反动的。但是有些新托马斯主义者，政治立场是相当进步的。象新托马斯主义的几个头面人物，马利坦，波享斯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确是很反动的，而且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共产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是也有一些新托马斯主义者恰恰相反，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很多揭露。前几年，在巴西开了一个新托马斯主义的会议，会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他们极力谴责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这些人都是新托马斯主义者。你说新托马斯主义者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这就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不要太绝对化，那个流派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哲学。分析某个哲学的时候，要看到其相对独立性，不要笼统去定阶级属性。下面我着重讲一讲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评价。从对他们的理论评价上看现代西方哲学的性质，现代西方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是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或者纯粹的形而上学。现代西方哲学是不是意味着对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全面的倒退。这个问题，过去长期形成了这个观念，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是对过去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背叛。而且过去哲学的优良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完全抛弃了，走向了腐朽没落的方面。

十九世纪欧洲哲学的产生是比较复杂的。从哲学理论上来说，十九世纪中期，是一个哲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这在哲学上是个大革命。一个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以后，具体说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理论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确很不一样。这也是西方哲学家本人强调的。我们现在一般把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分成两种或三种思潮：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宗教唯心主义思潮。但是，这个分法本身是相对的。这几种思潮是相互渗透的。从主要的两种思潮来说（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他们哲学的基本倾向、理论特点是反传统哲学的。这不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他们都反，都否定。特别是反对黑格尔。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都反黑格尔。而黑格尔可以说是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古典哲学的）大成者。所以十九世纪中期，从哲学理论本身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从理论上说可以构成一个阶段。现在讨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主张应该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这个时候从理论形态上来说，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不一样，发生了变革。问题是怎样来看待这个变革。这个变革是不是全面反动（在理论上说），我觉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可以说，古典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就到顶了，没落了，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古典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没有出路了。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万能。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相信理性，一切都由理性法庭来审判。不管是经验派，还是理性派都是这样。他们的一切社会政治理论都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来建立的，所以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社会作为一个理性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从哲学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建立了起来。这套体系是为资本主义作论证的。但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过去所描绘的一切，把资本主义说

得很完满，现在一切都暴露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已经是百孔千疮了。这样，当时就有一批思想家揭露、反对理性主义。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彩等人都是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揭露、批判的。所以他们并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由于暴露现实，他们就是批判了旧的理性主义哲学。因为这个制度的基础就是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理性派的意识形态。旧的资产阶级理性派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发生了矛盾。所以理论与实际脱离了，脱节了。理论就遇到危机了。从实际情况来说也是这样。所以，从实际发展的倾向来说，必然要改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从理论本身来说，以黑格尔为顶峰的理性派哲学越来越带有思辩的色彩，与十九世纪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冲突。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发展是从宗教神学下面解放出来，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从思辩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要发展科学，哲学，就必须反对形而上学、死的哲学（这里讲的形而上学不是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必须要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辩形而上学体系。实证主义思想家是这样，科学主义思想家是这样，人本主义思想家也是这样。矛头都对着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是理性派哲学的集大成者，而理性派哲学发展下去必然带有思辩的色彩。所以当时理性派哲学已经没有前途了。必须要改变。马克思主义作了一种改变，批判黑格尔的思辩形而上学，把科学与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当时自然科学进行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解决只有无产阶级做到了。资产阶级做不到，但是，他们必须对理性主义进行变革，怎么变？就产生了分歧。在理论上他们有很大差别，甚至对立，但是在反理性主义，反黑格尔哲学这点上是一致的。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是前途没落的。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另辟途径，不等于就是一种倒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德、穆勒、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和基尔凯郭尔，叔本华等人的反理性主义，这两种倾向的产生，从哲学发展本身来说，不完全是一种倒退。有倒退，比如抛弃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但是，也有进步。下面具体来讲讲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是怎样对待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从十九世纪中期到现在，西方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两种思潮的基本倾向大体上是一致的。把当时这个变革讲清楚，对现在也好评价了。

上面讲评价欧洲哲学的时候，讲到了西方哲学发生的这场变革。总的讲了一下这场变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与哲学本身发展，古典资产阶级哲学遇到危机是分不开的。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是到了顶点。费尔巴哈的哲学，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费尔巴哈无非是倒退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没有开避新途径。没有解决古典哲学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必然是短命的。

科学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一般都打着科学的招牌，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哲学。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潮呢？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思潮）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孔德、穆勒的实证主义。孔德、穆勒等人提出的实证主义，就是为了发展实证科学，反对形而上学对哲学的束缚。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辩形而上学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科学要服从哲学，科学的结论要服从哲学的结论，这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无非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它不是根据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来概括自然哲学的，而是从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出发的。这样的自然哲学是不能够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反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束缚作用。尽管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里面也表现出一些辩证法因素。但从总的倾向来说，他把哲学变成科学的科学。孔德和

穆勒进步的地方就在于看到了这一点。哲学不能是科学的科学，哲学要变成实证科学，要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哲学，哲学要为科学服务，不是科学要为哲学服务，十九世纪中期实证哲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得很清楚。孔德等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他们极力反对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路。这不完全是反动的。

实证主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把哲学变成“科学”。孔德不是要建立一套实证主义的体系吗？哲学、社会学都要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改造。他们讲科学不受哲学的束缚，但是在强调这个的时候，他们就犯了个错误。怎样用哲学来指导科学的发展呢？他们忽略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也只有总结了科学发展的成果，才能给科学以方法论的指导。科学主义思潮没看到这一点。他们试图建立一套科学方法论，但是他们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那一步，这并不意味着对以往哲学的倒退。所以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并不是倒退。科学主义思潮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反“形而上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不赞成唯物主义，也不赞成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讲物质第一性，唯心主义讲精神第一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从绝对精神出发的，贝克莱是从感觉出发的。而科学主义思潮就是不要从这样一个实体——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出发。从这个原始的东西出发去推论一切，他们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他们主张要根据科学，从经验出发，一切由经验来检验。这个经验不完全是贝克莱所讲的纯粹主观感觉。当然，科学主义思潮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但是，逻辑经验主义好象要更客观一点。我国五十年代批判它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翻版。比贝克莱主义更贝克莱主义，把一切都归结为主观经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把一切都归结为意识流、思想流。但这并不是纯粹的主观经验。因为实用主义者在谈经验的时候，或谈思想流的时候，一般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斯、杜威、达尔文的进化论都肯定人是进化而来的，人是有大脑思维的。人的意识是大脑的产物，心理的东西有心理基础。詹姆斯的最有名的著作奠定了他的哲学生涯、心理学生涯以及在西方哲学界的地位，这样就是《心理学原理》(两大卷)。《心理学原理》的头六章就是肯定心理的东西依赖生理的东西，意识不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大脑就没有人的意识。而且他从这个观点出发，批判了旧的经验论(如贝克莱)。强调心理东西的物质基础，是大脑的产物。没有经验就没有自然，没有自然就没有经验，再三强调了没有经验就没有自然。杜威是在强调先有自然界的条件下，来强调经验与自然的关系的。

从孔德开始的实证主义到马赫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逻辑经验主义都非常明确地反对反映论。他们为什么反对反映论呢？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把反映论和过去的机械论等同起来。他们不懂得能动的反映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反映就象照镜子一样，反映的东西总归是过去的东西，反映总归是作为结果而存在，反映必然是已经发生的東西，已经发生了的东西就是已经了结了的東西，已经了结了的東西就是静心的，没有发展了的東西。而现代哲学不管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强调过程，强调发展。因此，虽然他们肯定经验是客观物质的产物，但是又反对反映论。这样再推下去，必然就走向唯心主义了。

从科学主义思潮来说，过去被当作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贝克莱、休谟的翻版，这不符合事实。但是，他们确实是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经验论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善于看到这种根本的区别。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经验的观点，不仅与贝克莱、休谟不一样，就是与旧的经验论相比有退步的地方，但也有进步的地方。至少，他们提出了反对消极反映论的问题，反对机械论的问题。但是由此而完全抛弃反映论却是错误

的。这个问题就是要怎样去具体分析了。讲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归根到底是倒向唯心主义，是对的。但是，只是归根到底，不是等于彻底的唯心主义。要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就要实事求是，真正划清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界线，究竟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这就是怎样从理论上评价科学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思潮，从叔本华、费尔凯郭尔到柏格森、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萨特，总的来说，合理的东西要比科学主义思潮少一些。而且这个思潮的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反动性也要强一些，有些人你说他是反动派也不冤枉他，当然，要区别对待。这个思潮理论上有很多地方是错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它。关键在于人本主义有一个特点——反理性，反对理性主义。如果科学主义思潮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从这个角度反对理性主义，那么，人本主义思潮就是从反对意识局限于认识论的意识这个角度出发，反对把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仅看成一种认识论的关系来反过去的传统哲学。

人本主义思潮一般都反对笛卡尔，甚至追溯到古希腊，但通常都从笛卡尔算起。笛卡尔的特点——二元分离。他们就反对二元分离——一个理性，一个物质，他们认为，二元分离的结果就是，不是物质吃掉意识，就是意识吃掉物质，这就必然要导致机械论，必然把一切都看成机械的、被动的，包括把人看成被动的。“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笛卡尔）人会思维，而且思维与思维对象是一致的。理性与其对象是一致的。理性有一定的规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则人必须服从理性之规律，而此规律是与一般实在的规律相一致的。那就是人必须服从世界的规律，人就要服从物，就要作物的奴隶。人就不是人了，就异化了。人的主动性就被扼杀了。理性主义哲学就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由此，他们认为研究哲学问题不在于反对形而上学，问题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即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因此就必须强调人的地位，超出主客观的范围，超出理性的范围。人的意识是感觉思维，在这个范围、情感、意志，本能是否存在这些东西对人起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主张，应该研究这些问题。若哲学开拓新领域的话，这就是超出主客观的范围以外，对一些新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过去的理性哲学之所以陷于危机，就是因为把人的意识陷于一种主客观关系中，而现在，任务就是要超出这种关系，超出主客观的范围之外。

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叔本华看到了“世界理性”与“理论理性”的不同，叔本华特别把黑格尔骂得很厉害，他偏不骂康德，对康德肯定，肯定康德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不局限于理论理性，把康德的弱点也接受过来，而且恶性发展，把下意识、本能、感情扩大了。这方面他犯了错误，从总的评价方面来说，研究一个新领域，这就意味着进步，这在过去的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家提到，但是总的倾向是理性占统治地位，过去的哲学家这方面不够注意，有个别哲学家提到，象法国的巴斯卡。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理性主义的产生在某些方面来说，要看到它的积极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人的意识活动的时候，也要研究这一些方面，不能忽视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不仅是理论理性，也包括了人的本能、情感，人的下意识等，不要把一切都归结为好象是那个理论上的问题，有时候是这个因素，不过每个人都体验得到，这有心理学根据，所以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大部分与研究心理学有些关系，应当承认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心理学上的意识方面，感觉思维方面值得研究，在这个方面叔本华还不是消极的。再一点就是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是对于理性进行谴责的，在进行谴责的时候涉及到过去的理性派哲学家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甚至于包括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

把理性贬低了，这当然有些弊病。一个唯心主义对另外一个唯心主义批判的时候对我们唯物主义者是有利的，有些方面他们对以往唯心主义的批判，对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些启发的。比如说萨特批判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批判得很厉害，态度非常尖锐，而且可以说是击中要害，不仅萨特是这样，还有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这样，所以这方面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过去我们把这一点忽视了，把萨特批判贝克莱说成完全是一个幌子，说是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引向了极端，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上面讲这些一点也不意味着说人本主义思潮，反理性主义不是唯心主义，不是说他们的哲学就好得不得了，从总的方面说，他们是倾向唯心主义的，而且人本主义思潮的唯心主义的确是对哲学的反动性更加露骨一些，这是显然的，这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哲学的实际效益来说，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露的，并不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从他们著作的实际内容来说，叔本华、尼采、巴莘等都是骂资本主义的，而且骂得非常激烈，把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罪恶、各种矛盾、危机都揭露了，叔本华一方面骂黑格尔、理性派，骂理性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在骂人的时候，批判，揭露时候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这方面甚至可能是倒退。所以说他的揭露有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切合实际地对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就不能要求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他们能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降低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了，唯一能指出正确道路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写文章往往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这是不恰当的，不要把一切都归结为坏的，我过去也是对他们大骂的，一方面是不懂，另一方面是有顾虑，事实求是地说，他们并不是没有好的因素，不能全盘否定。人本主义者并非都是反动的，如尼采的理论是法西斯主义理论根据，这个案子是翻不了的，但尼采不能对法西斯负责，尼采不可能预见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会利用他的思想，因为他生活在十九世纪，他的理论的确被后来的法西斯思想家利用了，这是客观事实。尼采这个人有个特点是反传统，他要打倒偶像、打倒一切，重新评价一切，推翻一切权威，发挥个人的能动性，自我创造，他的权力意志不是实体，而是自我创造、自我选择的过程，强调创造性、强调发展个性，他这个思想被后来的激进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利用，所以尼采的理论萨特很崇拜，他就利用这一点，不迷信权威，不迷信过去的传统，按自己的意志去行动。我国“五·四”时代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也崇拜过尼采，当时尼采哲学在中国刚好能起到冲破网络、打破传统的作用，鲁迅对尼采讲过几句公道话，并不能说他错了。尼采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机械论反对传统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起一些积极作用，象萨特这样的人更是这样，因此不能对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应当既要批判他们反动、消极的方面，又要看到他们的实际影响。我们也要反对旧的束缚传统，但如果把这个绝对化，那就错了。尼采的问题就在这里，什么都打倒，不分一切，那就象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打倒一切，只是不打倒自己，所以对人本主义思潮既要看到问题所在，又要实事求是地评价。

除了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这是现代哲学最主要的两大思潮）外，还有一些流派，把它们归于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都不怎么妥当，比如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这些流派中是不是不存在一些合理因素，是不是同过去的思辨唯心主义完全一样呢？也不见得，总的来说，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是可以分为两派，一个是公开宣扬唯心主义、宣扬宗教，但他们所讲的唯心主义和宗教，跟传统的唯心主义也有所区别。

比如说当代宗教哲学流派，也维护上帝的权威，但他们所讲的上帝与传统的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尽管名称相同，但内容是有很大改变的，有很多宗教哲学流派反对把上帝人格化，认为上帝就存在于每一个人思想里面，上帝就是人的理想，把上帝与个人融合起来，象美国人格主义就是这样，它的上帝不是在个人之外的，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兴趣去办事，这就是按上帝的心情去办事，“我”就是上帝，上帝就融合在每个人的思想中这种哲学就是挂着传统宗教哲学的牌子，实际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跟过去中世纪那个宗教哲学确实不一样，所以有一些宗教哲学家也讲人道主义，甚至同马克思主义联盟。所以他们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个人信念，而不是要上帝干预人的现实生活，当然宗教哲学流派里面是五花八门的。

再比如说实用主义，他们也可以说是信仰上帝的，詹姆斯也讲过一些相信上帝的话，但他的上帝也和传统的上帝不一样，他们认为能够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就是上帝，这个观念与传统的思想有所改变，即使是宗教，思辩的唯心主义也是这样。如新黑格尔主义并不是全部吸收黑格尔思想的腐朽、没落的东西，美国的新黑格主义本质上是反动的，但他们在逻辑研究方面还有贡献的，即使在辩证法的研究方面，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内在与外在的关系等研究上也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即便是对宗教思辩唯心主义我们也要具体分析，不能讲完全倒退。从这几种思潮说起来，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哲学的确是抛弃了过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传统，但是他们也抓住了过去哲学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提出并揭露了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说他们总是进步的那不对，他们的确有倒退，但还是在某些方面有进步，哲学归根到底有阶级基础，但哲学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因此他们的哲学必然要包含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当代的西方哲学必然要对当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一些总结和概括，这些总结和概括从整体上来说是有问题的，但从局部上来说并不见得都错，比如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他们指出的一些理论是可以借鉴的，说他们的哲学里面存在着一些合理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对古典哲学的看法是一致的。有些哲学流派，特别是科学哲学流派可以说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与现代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适应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某些需要或某些成果，迫使他们提出了一些哲学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也应该承认他们有某些合理的积极的因素。

我们不能犯过去一直犯的错误，说一个人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对人是这样，对思想理论也是这样。否则我们自己就要陷入形而上学，就是这种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是非不分，什么叫唯心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分不清，有些本来是唯物主义的东西也当作唯心主义批判，如实用主义、分析哲学一些观点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过去我们都把它们大批，结果批来批去，批到我们自己头上了，这样就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声誉，造成的后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严重的，这有很多原因，我想，是非不分恐怕也是个原因，为什么他们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打马克思主义旗号呢？问题就是我们没划清马克思主义跟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所以给他们提供了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所以说，后果不仅是严重的，而且是惨痛的，我们有些同志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反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后果起了相反的作用。总之对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至少我认为应该重新评价，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这门学科，那我们就不会滑进一下极左一下极右的倾向，不会导致那种说谁在搞西方哲学，谁就是在搞精神污染了，也不会在思想界引起各种混

乱了，应当相信我们绝大部分青年同志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把西方哲学讲清楚不见得他就被西方哲学所俘虏。

三、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

我觉得恩格斯、列宁讲研究哲学史的意义的话对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同样是适用的。因为现代西方哲学是整个哲学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不说了，我讲几个特殊的方面：

第一方面，现代西方哲学对我们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帮助的，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和同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都对过去的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继承，但继承的是不同的方面。马克思主义继承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方面，西方哲学继承的不是这些方面。他们的具体时代是一致的。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对照西方哲学，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读精典著作的时候我们是有体会的，不懂西方哲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不懂马赫主义，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其次，现代西方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材料，这同学习哲学史一样。我补充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总的倾向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西方哲学，不管是人本主义思潮还是科学主义思潮，都有这么一个悲剧，就是在企图批判以往唯心主义的片面性的前提下而又归根到底陷入了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的思潮、人本主义的思潮都反对过去的唯心主义，但他们都陷入了唯心主义，为什么呢？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批判唯心主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主观上的意图是好的，结果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比如说我们过去批判实用主义，结果是以实用主义的方法批判实用主义，这样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片面性。在这方面，现代西方哲学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这给我们很多借鉴，我们犯的错误往往是这些。

第三，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起一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要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但是几十年来由于受教条主义、“左”的倾向的影响，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毛病，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自己反对自己。恩格斯一再强调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联系，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列宁已经总结的范围内，靠老祖宗吃饭，严重地脱离实际，对当代自然科学没有好好地去总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做。所以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就引起了很多弊病，过去我们都是贯用一种教材，应该总结新的成果，充实马克思主义，而这方面现代西方哲学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有些方面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就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信息，它们是敏感的，特别是科学主义思潮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即使人本主义思潮所关注的当代社会问题、理解人的问题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而我们过去往往是某个领导人作了结论，然后我们去解释，这样的解释必然脱离实际，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不能包办一切，宣布我所讲的就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气了，这种状况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所以研究西方哲学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冲击的话，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这种冲击是好的，只要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放弃教条主义，研究当代的问题。不研究当代的自

然科学和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就进步不了，就不切实际了，这样就谈不上是革命哲学、进步哲学。如果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维护马克思主义，我看他就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主张某个人宣布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要提倡自由讨论，提倡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第四，对于我们哲学工作者更新知识有促进意义。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停滞了，不研究当代问题，所以我们的知识结构陈旧了，这是个很普通的问题。对哲学史、当代科学、西方哲学不熟悉是不行的，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很快，知识更新很快，青年同志特别敏感，我们从事哲学教学工作的同志，如果再局限于过去的东西，那你不淘汰也要淘汰，不能怨学生不满意，看看西方哲学怎么样，对我们哲学是有启发的，不要老拿一个公式去套，要研究新的东西。

至于消极影响，研究西方哲学有消极影响，这方面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个别青年同志由于受西方哲学的毒害而走向邪路，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我觉得有些问题也不切实际，认为有人看了一本书就自杀了，就成了反革命，这也太简单了，要多方面分析，对青年的问题我们要引起注意，进行正确的诱导，但不要把消极影响扩大化了，不要把其它方面的原因也归结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要看到消极影响，更重要地是要看到消极影响在哪里，究竟是什么消极影响，不要把不是消极影响的地方当作消极影响。

四、怎样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总的来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肯定西方哲学有积极因素。积极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这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识根源的分析等等我们都不能丢掉。如果有些同志认为肯定合理的因素就可以不要阶级分析了，认为阶级分析过时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并不是要去建立一个分析哲学流派、存在主义流派等等，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首先要懂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即要钻得进去，又要走得出来。要有自己的主动性、指导性和目的性。我们强调指导性并不排斥有些同志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首先要了解它的整体，不要先急于批判。整体的了解和专门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谈。所以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这并不相互排斥。我感到现在研究、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文章、著作都存在一个总的毛病，就是泛泛而谈，不准确的地方、打棍子的地方、简单化的地方都很多。许多人总是按照过去所形成的那种框架来写作，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要使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能在中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走上健康的轨道，我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同志之间应该相互交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深刻的了解，当他们转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时候，能够更准确地对比、分析和批判。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能够转回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发挥其长处；或者两家应当经常交流，不要各管一方。特别是青年的一代更应当这样。要强调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必要的。

我们的各级领导，要创造各种条件，真正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主观地认为某些同志“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他们使棍子，这会使许多同志不敢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而要转行。所以，我认为要有一个稳定的政策，这个政策要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上，不要左右摇摆。

五、关于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关心。可以说，这个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现代西方哲学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科学，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往往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题。科学主义思潮主要是讲科学，从自然科学出发来讲哲学，把哲学变成了科学方法论。人本主义思潮把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从人出发来谈哲学。这两种观点又是相互渗透的，科学主义思潮讲科学，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要讲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因此，不管是哪种思潮都离不开关于人的问题。

关于人的问题，含义比较广泛，有不同层次的含义。人的问题与人道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是同义的、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又不一致，因此，就很难划一个严格的范围，就叫人道主义吧。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什么叫人道主义？不讲内容，就其范围来说，有多种提法，美国一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人道主义》，书中把当代人道主义分了十几种类型。所以含义是不一致的，有各种层次的含义，因此，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人道主义问题时，要分清楚究竟他们是从哪一种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的。总的说来，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一种是讲人，讲人的价值、自由、尊严、理想、前途。这往往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提出来，每种哲学流派几乎都要涉及到这个问题，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第二种是把这个意义扩大了。如实用主义，它的主要代表詹姆斯讲实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另一个代表杜威写了一本书主要讲人的问题，范围较广，主要讲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在这个世界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价值这个范围就不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了，而是从社会历史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实用主义与其他科学主义思潮流派一样，反形而上学，就是反对谈世界观的问题。从他们自己的原意来说，他们所讲的人道主义包括认识论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但不包括世界观、本体论。第三种类型，就是把人的问题变成一个历史问题。象德国的生命哲学流派，他们讲人的问题就是所谓精神科学的问题，就是人文科学。他们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理性方法，人文科学的方法是非理性的方法。还有一些流派的哲学家，讲人的问题时，就无所不包了，既包括世界观又包括社会历史观，认识论，还包括伦理观。如存在主义，它反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流派，如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他们认为哲学应该谈世界观问题，谈形而上学问题。以往的传统哲学的错误，不在于谈世界观问题，而在于谈的方法不对，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本体论、世界观，这既不以物质为出发点，也不以精神为出发点，而以人为出发点，哲学问题就变成了人的问题了。从这个含义上来看，人的问题就无所不包了，首先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本体论的问题在其哲学中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在分析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首先要搞清楚它们是在什么含义上来讲人的问题，来讲人道主义问题的，不要笼统地看问题，因为人道主义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

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关于人的理论有很大区别，也有原则区别。古典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是把人当作出发点，矛头是针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及经院哲学所论证的宗教神学，因为，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观点，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要服从神学，人要服从上帝、服从神，因而，在宗教神学中，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等都要服从神，服从上帝，上帝是第一位的。在中世纪意识形态控制下，人的自由等都谈不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他们主张哲学应当从天上回到地上，从神回到人，以人来代替神来作为哲学的中心，以人性代替神性作为哲学的一个根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提出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是一种进步。

当时的整个哲学就建立在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基础上，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后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的传统，把关于人的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人性论、人道主义与他们世界观上的自然主义统一起来，与他们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统一起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解释自然的方法来解释人，这就把中世纪人性论在哲学理论上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当时哲学家谈到人时是充满信心的，是乐观主义的，因为那时讲的人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他们讲的理性就是资产阶级性，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理论表现。当时的人道主义关于人的理论，从伦理道德上是乐观主义，从认识论上是理性主义，从世界观上来看大部分是自然主义即按照解释自然的方法来解释人，这就是早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倾向。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人道主义理论遇到了挑战。那时，资本主义因有矛盾开始暴露，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走向政治舞台。典型的表现，就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过去理性派哲学家用理性主义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说的非常完美，但这时已经遭到破坏，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不成立的了，社会上存在不平等现象，社会的物质生产虽然发展了，但许多人仍相当贫困，这一系列情况都与资产阶级理论不相符，这就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人的自由、价值等得不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样实现人的理想、人的自由？这时，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了新理论，这就与以往资产阶级理论有明显的不同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这些古典资产阶级哲学提出的理论背景不一样，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生是为了攻击中世纪经院哲学，从神那里夺回人的地位，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则是要解释过去理性派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失误在什么地方。

以上所讲的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对人的看法的共同特点，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唯意志主义。唯意志主义是较早的现代哲学理论。这个理论为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在许多方面与唯意志主义是类似的，唯意志主义第一个代表是叔本华。恩格斯曾经评价说：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是一种浅薄的庸人哲学，恩格斯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在道理上与莱布尼兹的目的论有些类似，照莱布尼兹看来，世界上有猫就是为了吃耗子，有耗子就是为了让猫吃。叔本华认为人有眼是为了看，有咀是为了吃，眼有看的意志，咀有吃的意志。用意志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就很简单了，这种观点是很浅薄的。所以恩格斯说他的哲学是一种浅薄的庸人哲学。

当然，恩格斯对叔本华的这个评价并不是对他的整个评价，而是对他的这一个方面的评